

古文觀止

四



卷四

國策

《國策》即《戰國策》，是一部戰國時代有關記言史料的匯編。所記之事，上起韓、趙、魏三家分晉，下迄秦二世繼位，記錄了二百四十五年間各諸侯國在政治、軍事、外交等方面的重大歷史事件。西漢劉向系統地整理這些史料，依國別分爲東周、西周、秦、齊、楚、趙、魏、韓、燕、宋、衛、中山十二策，共三十三篇。《戰國策》主要體現了縱橫家的思想，具有較高的文學價值。策士說辭辯麗橫肆，士人形象生動傳神，寓言寓意深入淺出。

蘇秦以連橫說秦〔一〕

蘇秦始將連橫〔二〕，說秦惠王曰〔三〕：『大王之國，西有巴、蜀、漢中之利〔四〕，北有胡貉、代馬之用〔五〕，南有巫山、黔中之限〔六〕，東有殽函之固〔七〕。田肥美，民殷富，戰車萬乘，奮擊百萬〔八〕，沃野千里，蓄積饒多，地勢形便，此所謂天府〔九〕，天下之雄國也。以大王之賢，士民之衆，車騎之用，兵法之教，可以並諸侯，吞天下，稱帝而治。願大王少留意，臣請奏其效。』秦王曰：『寡人聞之：毛羽不豐滿者，不可以高飛，文章不成者不可以誅罰，道德不厚者，

不可以使民，政教不順者不可以煩大臣。今先生儼然不遠千里而庭教之〔一〇〕，願以異日〔一一〕。』

蘇秦曰：『臣固疑大王之不能用也。昔者神農伐補遂〔一二〕，黃帝伐涿鹿而禽蚩尤〔一三〕，堯伐驩兜〔一四〕，舜伐三苗〔一五〕，禹伐共工〔一六〕，湯伐有夏〔一七〕，文王伐崇〔一八〕，武王伐紂〔一九〕，齊桓任戰而霸天下〔二〇〕。由此觀之，惡有不戰者乎〔二一〕？古者使車轂擊馳〔二二〕，言語相結，天下爲一，約從連橫，兵革不藏。文士並飭〔二三〕，諸侯亂惑，萬端俱起〔二四〕，不可勝理。科條既備，民多僞態，書策稠濁〔二五〕，百姓不足。上下相愁，民無所聊〔二六〕，明言章理〔二七〕，兵甲愈起。辯言偉服〔二八〕，戰攻不息，繁稱文辭，天下不治。舌敝耳聾，不見成功，行義約信，天下不親。於是乃廢文任武，厚養死士，綴甲厲兵〔二九〕，效勝於戰場。夫徒處而致利〔三〇〕，安坐而廣地，雖古五帝三王五霸〔三一〕，明主賢君，常欲坐而致之，其勢不能。故以戰續之，寬則兩軍相攻，迫則杖戟相撞〔三二〕，然後可建大功。是故兵勝於外，義強於內，威立於上，民服於下。今欲並天下，凌萬乘〔三三〕，詘敵國〔三四〕，制海內，子元元〔三五〕，臣諸侯，非兵不可。今之嗣主〔三六〕，忽於至道〔三七〕，皆惛於教〔三八〕，亂於治，迷於言，惑於語，沉於辯，溺於辭。以此論之，王固不能行也。』

說秦王書十上而說不行〔三九〕，黑貂之裘敝，黃金百斤盡，資用乏絕，去秦而歸，羸縢履蹠〔四〇〕，

負書擔囊〔四一〕，形容枯槁，面目黧黑〔四二〕，狀有愧色〔四三〕。歸至家，妻不下紝〔四四〕，嫂不爲炊。

父母不與言。蘇秦喟嘆曰：『妻不以我爲夫，嫂不以我爲叔，父母不以我爲子，是皆秦之罪也。』

乃夜發書，陳篋數十，得太公《陰符》之謀^{〔四五〕}，伏而誦之，簡練以爲揣摩^{〔四六〕}。讀書欲睡，引錐自刺其股，血流至足^{〔四七〕}，曰：『安有說人主，不能出其金玉錦綉，取卿相之尊者乎？』期年，揣摩成，曰：『此真可以說當世之君矣。』

於是乃摩燕烏集闕^{〔四八〕}，見說趙王於華屋之下^{〔四九〕}，抵掌而談^{〔五〇〕}，趙王大說，封爲武安君^{〔五一〕}。受相印，革車百乘，錦綉千純，白璧百雙，黃金萬鎰^{〔五二〕}，以隨其後，約從散橫以抑強秦，故蘇秦相於趙而關不通^{〔五三〕}。

當此之時，天下之大，萬民之衆，王侯之威，謀臣之權，皆欲決蘇秦之策。不費斗糧，未煩一兵，未戰一士，未絕一弦，未折一矢，諸侯相親，賢於兄弟。夫賢人任而天下服，一人用而天下從，故曰：式於政不式於勇^{〔五四〕}；式於廊廟之內^{〔五五〕}，不式於四境之外。當秦之隆^{〔五六〕}，黃金萬鎰爲用，轉轂連騎，炫熿於道，山東之國從風而服^{〔五七〕}，使趙大重^{〔五八〕}。且夫蘇秦，特窮巷掘門桑戶棬樞之士耳^{〔五九〕}，伏軾撙衡^{〔六〇〕}，橫歷天下，庭說諸侯之主，杜左右之口，天下莫之伉^{〔六一〕}。

將說楚王，路過洛陽，父母聞之，清宮除道，張樂設飲^{〔六二〕}，郊迎三十里。妻側目而視，側耳而聽。嫂蛇行匍伏，四拜自跪而謝。蘇秦曰：『嫂何前倨而後卑也^{〔六三〕}？』嫂曰：『以季

子之位尊而多金〔六四〕。』蘇秦曰：『嗟乎！貧窮則父母不子，富貴則親戚畏懼。人生世上，勢位富厚，蓋可忽乎哉〔六五〕？』

【注解】

〔一〕本篇選自《秦策一》。記載了蘇秦始以連橫之策遊說秦王，而其說不行，於是發憤讀書，終於相趙的故事。

〔二〕蘇秦：戰國時洛陽人，著名策士。連橫：戰國時代，秦與六國中任何一國聯合以打擊別的國家，稱爲連橫；合六國抗秦，稱爲合縱。

〔三〕說（shuì 稅）：勸說，遊說。秦惠王：公元前三三六至公元前三一一年在位。

〔四〕巴：今四川省東部。蜀：今四川省西部。漢中：今陝西省秦嶺以南一帶。

〔五〕胡：指匈奴族所居地區。貉（hé 河）：一種形似狐狸的動物，毛皮可作裘。代：今河北、山西省北部，以產良馬聞世。

〔六〕巫山：在今重慶市巫山縣東。黔中：在今湖南省沅陵縣西。限：屏障。

〔七〕殽：殽山在今河南省洛寧縣西北。函：函谷關，在今河南省靈寶市西南。

〔八〕奮擊：奮勇進擊的武士。

〔九〕天府：自然界的寶庫。

〔一〇〕儼然：鄭重其事地。

〔一一〕願以異日：願改在其它時間。於此為婉言謝絕之意。

〔一二〕神農：傳說中發明農業和醫藥的遠古帝王。補遂：古國名。

〔一三〕涿鹿：在今河北省涿州市南。禽：通「擒」。蚩尤：傳說為東方九黎族的首領。

〔一四〕驩（huān 歡）兜：堯的大臣，傳說曾與共工一起作亂，後被流放。

〔一五〕三苗：古代少數民族，亦稱有苗，其地在今長江中游以南一帶。

〔一六〕共工：堯的大臣，作亂叛堯，後被流放。

〔一七〕有夏：即夏桀，「有」字無義。

〔一八〕崇：古國名，在今陝西省戶縣東。

〔一九〕紂：商朝末代君主，統治殘暴，被西周所滅。

〔二〇〕霸：稱霸。

〔二一〕惡：同「烏」，疑問代詞，相當於「哪有」。

〔二二〕轂（gǔ 谷）：車輪中央安放車軸的圓眼，這裏代指車乘。

〔二三〕飭：通「飾」，修飾文詞，即巧為遊說。

〔二四〕萬端俱起：群議紛起。

〔二五〕稠濁：多而亂。

〔二六〕聊：依靠。

〔二七〕章：同「彰」，明顯。

〔二八〕偉服：華麗的服飾。

〔二九〕厲：通「礪」，磨礪。

〔三〇〕徒處：白白地等待。

吳王闔閭、越王勾踐。

〔三一〕杖：持着。

〔三二〕凌：凌駕於上。萬乘：兵車萬輛，指大國。

〔三四〕謳：同「屈」，屈服。

〔三五〕元元：百姓。

〔三六〕嗣主：繼位的君王。

〔三七〕至道：指用兵之道。

〔三八〕惛：不明。

〔三九〕說不行：遊說沒有成功，連橫的主張沒被采納。

〔四〇〕贏：一作「羸（léi 雷）」。纏繞。縢（téng 謄）：綁腿布。蹠（jué 決）：草鞋。

〔四一〕囊：盛物的口袋。

〔四二〕黧（lí 梨）黑：黃黑色。

〔四三〕愧：羞愧。

〔四四〕紝（rèn 認）：紡織機。

〔四五〕太公《陰符》：一種兵書。託名姜太公呂尚所作，故冠以太公之名。

〔四六〕簡：選擇。練：熟習。

〔四七〕足：應作「踵」。足跟。

〔四八〕摩：靠近。燕烏集：宮闕名。

〔四九〕華屋：指宮殿。

〔五〇〕抵（zhǐ 紙）：拍擊。

〔五一〕武安：今屬河北省。

〔五二〕鎰：計量單位，一鎰二十四兩。

〔五三〕關：此指函谷關，為六國通秦要塞。

〔五四〕式：用。

〔五五〕廊廟：謂朝廷。

〔五六〕隆：顯赫。

〔五七〕山東：此指殽山、函谷關以東。

〔五八〕使趙大重：使趙國在諸侯中的地位變得重要。

〔五九〕掘門：同「窟門」。窟門：桑戶：桑木爲板的門。棬（quān 圈）樞：樹枝做成的門樞。

〔六〇〕軾：車前橫木。撙（zǔn 尊上聲）：節制。

〔六一〕伉：通「抗」。抗衡，並立。

〔六二〕張：設置。

〔六三〕倨：傲慢。

〔六四〕季子：蘇秦的字。

〔六五〕盍：同「盍」。何。

司馬錯論伐蜀〔二〕國策

司馬錯與張儀爭論於秦惠王前_(二)。司馬錯欲伐蜀，張儀曰：「不如伐韓。」王曰：「請聞其說。」

對曰：『親魏善楚，下兵三川〔三〕，塞轘轅、緜氏之口〔四〕，當屯留之道〔五〕，魏絕南陽〔六〕，楚臨南鄭〔七〕，秦攻新城、宜陽〔八〕，以臨二周之郊〔九〕，誅周主之罪〔一〇〕，侵楚、魏之地，周自知不救，九鼎寶器必出。據九鼎，按圖籍〔一二〕，挾天子以令天下，天下莫敢不聽，此王業也。今夫蜀，西僻之國而戎狄之長也〔一二〕。敝兵勞衆〔一三〕，不足以成名；得其地，不足以爲利。臣聞爭名者於朝，爭利者於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市朝也，而王不爭焉，顧爭於戎狄〔一四〕，去王業遠矣。』

司馬錯曰：『不然。臣聞之，欲富國者，務廣其地，欲強兵者，務富其民，欲王者，務博其德，三資者備，而王隨之矣。今王之地下民貧，故臣願從事於易。夫蜀，西僻之國也，而戎狄之長也，而有桀、紂之亂〔一五〕。以秦攻之，譬如使豺狼逐群羊也。取其地，足以廣國也；得其財，足以富民。繕兵不傷衆〔一六〕，而彼已服矣。故拔一國，而天下不以爲暴；利盡四海〔一七〕，諸侯不以爲貪。是我一舉而名實兩附〔一八〕，而又有禁暴止亂之名。今攻韓劫天子〔一九〕，劫天子，惡名也，而未必利也，又有不義之名。而攻天下之所不欲，危！臣請謁其故〔二〇〕：周，天下之宗室也；韓，周之與國也〔二一〕。周自知失九鼎，韓自知亡三川，則必將二國并力合謀，以因乎齊、趙〔二二〕，而求解乎楚、魏。以鼎與楚，以地與魏，王不能禁。此臣所謂危，不如伐蜀之完也〔二三〕。』

惠王曰：『善。寡人聽子。』卒起兵伐蜀，十月取之，遂定蜀。蜀主更號爲侯，而使陳莊相蜀。^{〔二十四〕}蜀既屬，秦益強富厚，輕諸侯。

【注解】

〔一〕本文選自《戰國策·秦策》，記載了秦國向外擴張過程中一場關於「伐蜀」與「伐韓」的爭論。司馬錯，戰國時秦將。蜀，夏周時古國，在今成都一帶，後被秦所滅。

〔二〕張儀：戰國時魏人，著名縱橫家。曾任秦相，以連橫政策遊說各國，有功於秦，封武信君。秦惠王：即秦惠文王嬴駟。

〔三〕下兵：出兵。三川：指在今河南洛陽一帶，因有黃河、伊河、洛河三水流經，故稱『三川』，地屬韓國。

〔四〕轘（huán 桓）轘：山名，在今河南偃師東南。緜（qōn 勾）氏：山名，在今河南偃師。

〔五〕屯留：地名，在今山西屯留南，太行山的羊腸坂道通過此地。

〔六〕絕：隔斷。南陽：地名，在今河南焦作、博愛一帶，地屬韓國。

〔七〕臨：進攻。南鄭：地名，在今河南新鄭。

〔八〕新城：地名，在今河南伊川西南。宜陽：地名，在今河南宜陽西。

〔九〕二周：西周、東周，戰國時周室分裂而成的兩個小國。

〔一〇〕周主：指西周、東周兩國國君。

〔一一〕圖籍：地圖和戶籍。

〔一二〕戎狄：古代對西部少數民族的通稱。長（zhǎng 掌）：列首位者。

〔一三〕敝：疲困。兵：原作名，據《戰國策》改。

〔一四〕顧：反而。

〔一五〕桀紂之亂：指蜀王兄弟間的戰爭。桀紂，夏商兩朝的末代暴君。

〔一六〕繕：整治。

〔一七〕四海：當是『西海』之誤，指蜀國，這句意思是盡取蜀國的財富。

〔一八〕名：指上文所說的『不以爲貪』『不以爲暴』。實：指拔國得地。附：歸屬。

〔一九〕劫：脅迫。

〔二〇〕謁：說明。

〔二一〕與國：友好之國。

〔二二〕因：依靠。

〔二三〕完：萬全。

〔二四〕陳莊：秦臣，前三一四年任蜀相。

范雎說秦王(二)國策

范雎至，秦王庭迎范雎，敬執賓主之禮，范雎辭讓。是日見范雎，見者無不變色易容者。秦王屏左右〔三〕，宮中虛無人。秦王跪而進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三〕？』范雎曰：『唯唯〔四〕。』有間〔五〕，秦王復請，范雎曰：『唯唯。』若是者三。秦王跽曰〔六〕：『先生不幸教寡人乎？』范雎謝曰〔七〕：『非敢然也。臣聞昔者呂尚之遇文王也〔八〕，身爲漁父，而釣於渭陽之濱耳〔九〕。若是者，交疏也。已一說而立爲太師〔一〇〕，載與俱歸者，其言深也。故文王果收功於呂尚，卒擅天下〔一二〕，而身立爲帝王者。即使文王疏呂望而弗與深言，是周無天子之德，而文武無與成其王也。今臣，羈旅之臣也〔一二〕，交疏於王，而所願陳者，皆匡君之事〔一三〕，處人骨肉之間〔一四〕。願以陳臣之陋忠，而未知王心也，所以王三問而不對者，是也。臣非有所畏而不敢言也。知今日言之於前，而明日伏誅於後，然臣弗敢畏也。大王信行臣之言，死不足以爲臣患，亡不足以爲臣憂，漆身而爲厲〔一五〕，被發而爲狂〔一六〕，不足以爲臣恥。五帝之聖而死〔一七〕，三王之仁而死〔一八〕，五霸之賢而死〔一九〕，烏獲之力而死〔二〇〕，奔、育之勇而死〔二一〕。死者，人之所不免，處必然之勢，可以少有補於秦，此臣之所大願也，臣何患乎？

『伍子胥橐載而出昭關〔二二〕，夜行而晝伏，至於菱夫〔二三〕，無以餬其口，膝行蒲伏〔二四〕，乞食於吳市〔二五〕，卒興吳國，闔閭爲霸。使臣得進謀如伍子胥，加之以幽囚不復見，是臣說之

行也，臣何憂乎？

『箕子、接輿〔二六〕，漆身而爲厲，被髮而爲狂，無益於殷、楚。使臣得同行於箕子、接輿，漆身可以補所賢之主，是臣之大榮也，臣又何恥乎？』

『臣之所恐者，獨恐臣死之後，天下見臣盡忠而身蹶也〔二七〕，是以杜口裹足，莫肯向秦耳。足下上畏太后之嚴〔二八〕，下惑奸臣之態，居深宮之中，不離保傅之手〔二九〕，終身闇惑，無與照奸〔三〇〕，大者宗廟滅覆〔三一〕，小者身以孤危。此臣之所恐耳。若夫窮辱之事，死亡之患，臣弗敢畏也。臣死而秦治，賢於生也。』

秦王跪曰：『先生是何言也！夫秦國僻遠，寡人愚不肖，先生乃幸至此，此天以寡人恩先生〔三二〕，而存先王之廟也。寡人得受命於先生，此天所以幸先王而不棄其孤也〔三三〕。先生奈何而言若此？事無大小，上及太后，下至大臣，願先生悉以教寡人，無疑寡人也。』范雎再拜，秦王亦再拜。

【注解】

〔一〕本文選自《戰國策·秦策》，記述了范雎到秦國後初次受到秦昭王接見時的情景。范雎(jū居)，字叔，魏國人，因成功遊說秦昭王而拜爲相，封應侯。秦王，指秦昭襄王，名則，一名稷，前三〇六年至前二五一年在位。

〔二〕屏(bǐng 餠)：使退避。左右：指秦王身邊的人。

〔三〕幸：表示尊敬對方的用語。寡人：國君對自己的謙稱。

〔四〕唯唯：應答詞，順應而不表示可否。

〔五〕有間：片刻，有一會兒。

〔六〕跽（jì）寄）：古人席地而坐，姿勢是雙膝着地，臀部坐在自己腳跟上，臀部不貼腳跟為跪，長跪而挺身直腰為跽。跽是一種表示恭敬，有所請求的姿勢。

〔七〕謝：道歉。

〔八〕呂尚：即姜太公。文王：即周文王，周武王之父。商紂時為西伯，武王滅商建周後追謚文王。

〔九〕渭陽：渭水北岸。陽，山的南面或水的北面。

〔一〇〕已：已而，片刻之間。太師：商、周軍隊的最高統帥。

〔一一〕擅天下：擁有天下。文王生前未及「擅天下」，也未「身立為帝王」。這裏是合文王、武王二人籠統言之。

〔一二〕羈（jī）基）旅：長久寄居他鄉。

〔一三〕匡：糾正。

〔一四〕骨肉：這裏指秦昭王與其母宣太后的母子關係。

〔一五〕『漆身』句：渾身塗漆，遍體生癩。厲，通『癩』，癩瘡。

〔一六〕被：通「披」散。

〔一七〕五帝：傳說中的上古帝王，一般指黃帝、顓頊、帝嚳（石庫）、唐堯、虞舜。

〔一八〕三王：指夏、商、周三代的開創者夏禹、商湯、周文王與武王。

〔一九〕五霸：即春秋五霸，有不同說法，本文指齊桓公、晉文公、楚莊王、吳王闔閭、越王勾踐。

〔二〇〕烏獲：秦國力士，傳說能舉千鈞之重。秦武王愛好舉重，所以重用烏獲。

〔二一〕奔、育：即孟賁和夏育，均為衛國勇士。相傳孟賁能生拔牛角，夏育能力舉千鈞，都為秦武王所用。

〔二二〕橐（ㄉㄠ 駝）：口袋。昭關：春秋時，楚吳兩國交通要衝，在今安徽含山縣北。

〔二三〕菱夫：《戰國策》作「陵水」，即今之溧水，發源於今江蘇南京市溧水區東廬山，北流入秦淮河。

〔二四〕蒲服：同「匍匐」爬行。

〔二五〕吳市：今江蘇溧陽。

〔二六〕箕子：商紂王的叔父，封於箕（今山西太谷東北）。因諫紂王不聽，披髮佯狂。接輿：春秋楚隱士。

姓陸名通，躬耕以食，佯狂不仕，人稱楚狂，曾唱《鳳兮》歌諷勸孔子避世隱居。

〔二七〕蹶：跌倒。這裏是死亡的意思。

〔二八〕太后：指秦昭王之母宣太后。

〔二九〕保傅：古代輔導天子及諸侯子弟的官員。這裏泛指輔佐國王的大臣。